試評析

山中傳奇

花村

胡金銓先是拍了「龍門客棧」，替國內武俠片創出新紀元；接著又以「俠女」一片獲得坎城影展最佳技術獎這樣可貴的榮譽。於是聲名大盛，儼然成爲我們電影界的超級導演，而在國際電影界，似乎也具知名度，會入選爲國際五大導演之一。

身負如此盛名，使他更加戰戰兢兢，全力以赴。於是帶著演員、工作人員，遠到韓國，在深山裏逗留兩年，拍了「山中傳奇」、「空山靈雨」兩片。山中傳奇已經在全省各地推出上演，叫好的少，搖頭的多，大家普遍的反應是「茫然不解」。

其實問起來，大家對胡金銓的新片實在都懷着樂看其成的喜悅在等着的。所謂的大家，包括愛看通俗性的電影和挑看藝術性的電影的人。前者對他，有從他的「大醉俠」，「龍門客棧」所得的眷念；後者則感謝胡金銓藉「俠女」一片，使國片升上藝術領域成爲具體的事實，並且，他拍這片子的愼重和用心大家也都知道。所以大家是很抱歉的無法接受，而不是存心不接受。

無法接受的原因何在？依我認爲：

一、導演手法和片子精神不相稱。

胡金銓慣導的是武俠片，特色在於「武」和「俠」的表達。武方面，是動作俐落可觀，景、物、人三位一體的融入動作，使動感充分流漾。俠方面，他偏向架構的事件和角色造型合成的條件，傳達他的觀念和理念。他不是藉由傳述實在的生活歷程，或藉演員的演技，引發觀衆的共鳴。這種情形，我們只要回想「喜怒哀樂」中他所拍「怒」那一部分，就能有所領會。

「怒」的重點是在廝殺、對打中出現的電影律動感；是配合着動作的景、物、人共同合成的氣氛。至於那些演員，乃是有個別打扮、穿著個別服裝的道具，他們的表情、個性如何，在「怒」片裏根本不曾顧及。

而「山中傳奇」不再是以動作或氣氛取勝的武俠片，它本質是牽纏着人事，糾雜着人性的文藝片；只不過胡金銓另給它做了手脚，佈置上整一套懸疑氣氛，把人二分爲地上人、地下人，由人看鬼，借鬼諷人，順便添加思想深度。

所以它這樣的片子，只適合用潺潺流水般的方式婉轉細述，絕對不能照用武俠片高來低去的跳動方式；它自然更不能只靠角色造型和單一事件，大而化之的就抽繹得出它的理念。這樣的片子，必須以人的演出爲主，由人生出情，由情配着事；那麼，事裏定然含帶思。總是，在文藝片裏，人是絕對的重心，景、物的存在是爲烘托人的演出；而人的心思千萬轉，不是武俠片那樣有個「型」就够的，尤其和胡金銓慣於只把人視做道具的方向，更是截然相反。

試看「山中傳奇」，起初何雲青一人步向山中去，演出的不是人而是「山中景」；再後樂娘下嫁那一部分，除了依雲以外，崔鴻至、老張、王媽媽、小青

、樂娘、番僧等劇中人物，密集出現，而且都是不明不白的出現。這樣的場景安排，若說有助於離奇、撲朔的氣氛，也是極不和諧、零亂、破碎造成的離奇、撲朔。

同時，故事既安排一男夾在二女間，而樂娘豔麗如牡丹、依雲清幽若水仙，何雲青是有情世界一書生；那麼，片子一定盪漾着羅曼蒂克的浪漫情調才對吧？很明顯的，胡金銓注意到這點，所以才有許多何雲青和樂娘魚水之歡的畫面。平心說，那些畫面的確充滿魅力；但可惜，它們只是自成單元的抽樣展現，未曾溶爲整片的基礎情趣。關鍵何在？就在於胡金銓擅拍的是凜然正色的武俠片，故「卿須憐我我憐卿」、「回眸一笑百媚生」等駘蕩的春情，未能表現出來。只看片中獨張艾嘉顯得多情，而拍慣了他的戲的石雋、徐楓，一慣的是冷冷的神情就是證明。

二、劇本在事件處理、場次銜接、對白上造成的紊亂

劇本主要根據的是「京本通俗小說」裏第十二卷「西山一窟鬼」。（馮夢龍收在「警世通言」的十四卷。題目稍不同，改爲「一窟鬼癩道人除怪」，內容則一字不差。）

原著本事是：秀才吳洪，因考試不中，羞歸故里，流落異地，開了個學堂教書度日。突然做媒的王婆上門，推薦樂娘，結婚後夫妻恩愛。有一天，朋友約他去墳堆玩，才發現王婆、樂娘等皆是死去多時的鬼，不是人。後來這些鬼都被癩道人捉回酆都地獄，而吳洪捨俗出家，最後跟了癩道人飄然逸去。

就文學成就來說，這篇除了有宋人話本夾詩夾話的文采和寫實趣味以外；它又把鬼境寫得如人境般生意洋溢；熱鬧活潑。但就旨意看，其實是一種低俗的成仙得道心態而已。

而電影大綱則是：何雲青要尋找安靜的地方，以便抄經，超渡亡靈。不想竟踏進鬼域，身邊人全是鬼，有的是厲鬼，有的是善鬼。厲鬼覬覦他要抄的經，想奪得後統御衆鬼魂爲惡，後來番僧鬪厲鬼。最後是所有的鬼復成爲鬼。他一看他仍坐在樹下，被樵夫問了一句：「你還沒去啊？」他不假思索的回答：「我現在就去。」

比較起來，山中傳奇取材於「成仙得道」的俗套，而將境界提升到眞邪幻耶的哲趣示現，足可證明編

劇的心境高妙。但或許錯就錯在只藉一個片子，却想表達太多東西的這份過度熱切心意吧。數一數，除了眞幻之辨以外；它還演出鬼和人一樣的愛恨嗔心；演出「抄經」造成的煩惱；演出樂音也是一種攻擊的利器；演出「去了還是沒去」的玄奇神秘等。而事實上，每一條線都自屬人生世態裏矛盾的焦點，都必須詳細鋪述發展的。

除事件處理過度繁複紊亂以外，故事環節和對白等，也諸多突兀失閃，錯綜交纏的地方。像一開頭對教大手印的法師的稱呼，又是大師傅、又是惠明法師、又是法圓法師，究竟講的是不是同一個人，一開頭情況就沒理清。而本來大手印、經，還有樂娘的手鼓、依雲的簫，已經够了，到後來零件却越來越多，又有念珠，又有葫蘆；事情越來越不做解釋，叫觀衆怎麼跟得上？

那位番僧，既是「看他的長相，絕非善類」的這麼聲明，後來怎麼挺身出來除厲鬼？崔鴻至在莊家喝酒，冒然的吐露起眞情等等許多地方，委實是無些兒跡象可尋。脫略形跡到如此地步，已然不是空靈；而是斷絕了與觀衆溝通的可能了。

對話方面，如樂娘設騙局詐何雲青娶她，是這樣說的：「哼！你們公子哥兒出來玩玩不算什麼，反正我們孤兒寡母的好欺負。」縱然樂娘身已是厲鬼，不須顧忌體面和溫柔；可是這樣的說詞和語彙實在不適合出自穿著古裝的女子之口。又如她連聲叫「何老師」，這「何老師」的稱呼，也過分的現代式了。

總之，劇本裏種種前言不接後語、前情不接後意的地方；加上導演鏡頭在演述人事時的跳動不安等，使得徒有內涵，而未能明晰映現。致觀衆雖隱約感覺到片子裏有深意，却不知從何處去接受；承認它是藝術作品，但却遺憾它沒有拍成功。

另有人說，本是三小時的電影，剪掉一小時，莫怪會如此。而認爲觀衆之所以茫然不解，就是少看一小時的關係。這話不通的，只要翻看應時出現在書攤上四季公司那本「山中傳奇」的小說本就明白。它是根據鍾玲的劇本改寫的故事，故它顯示了原來三小時的完整情節。而對照之後，我們知道剪走的一小時演出的是樂娘、依雲的身分；說明樂娘積怨的原因、學邪術的經過等。的確，這些能使觀衆對情節增加理解；但片子在調子、鏡頭、詮釋手法上造成的觀衆的茫

然，是和剪去的一小時全然無關的。

順便提一提林清玄用一星期的時間匆匆寫成的這小說本吧！它完全忠實的呈現了電影對於事件處理的突兀與不和諧。而不知是劇本拍成電影時略有更動，還是他沒有把劇本的意思看懂；反正，他在尾聲部分少掉了電影取自「南柯記」裏「人生如夢一場」的一份影射意趣。故，不必想着能藉小說本補充更多電影遺漏的神髓。反而是，看了小說本以後，可以發覺電影是戲劇、文學、音樂、美術、攝影等綜合藝術的特質。於是想到，不去管那份茫然，電影裏可看的部分原來還是有很多。

清清純純的心靈寫的樸樸實實的佳構

琦君的

煙愁

四十元

簡宛的

地上的雲

三十元

葉歸何處

四十元

讀樸樸實實的佳構得清清純純的心靈

三書合購僅收85元，郵撥19274書評書目社，電話：3412624